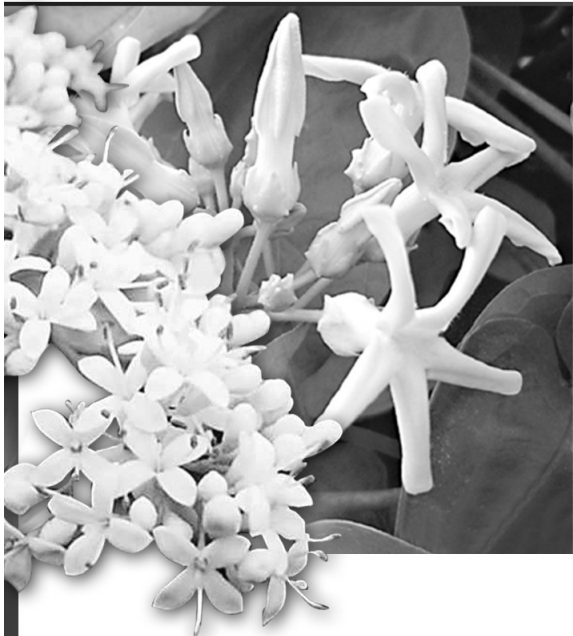


逢星期日出版

稿 例

本版圖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以前，我一直認為到了夜間發出異香的晚香玉，是古已有之的中國花卉。後讀徐珂的《清稗類鈔》，才知道此花並非中土產物。「晚香玉，草木之花也，京師有之。種自西洋至，西名「土必盈斯」。康熙時植於上苑，聖祖愛之，錫以此名，後且及於江、浙矣。」

玄燁在位六十一年，是有清一代的鼎盛時期。執政晚年，吏治鬆弛，綱紀紊亂，出多入少，以致國力大降，害得他的兒子雍正接位時，國庫空虛，不得不勒緊褲帶過日子。但比之別的朝代那些上了年歲的統治者，還算差強人意。雖然有點昏庸糊塗，但還沒有倒行逆施；雖然有點力不從心，但還沒有走向自己的反面，考其一生治績，應該說是一位了不起的君主。僅以國土疆域而言，與任何王朝相比，康熙打下來的江山之大，達到了中國的有史之最。漢之西域，唐之吐蕃，明之台灣，以及黑龍江流域的大部分，直至庫頁島，都是康熙御宇以來，才納入了中國版圖之中。

從夜來香這個微不足道的例子，一支來自外邦的花，能夠引進到禁苑中種植，說明這位皇帝不頑守故舊，不拘泥陳習，以「萬物皆備於我」

夜來香的來歷

□李國文

的度量，展開胸懷，擁抱世界。據說，當時一位意大利傳教士，曾將西方音樂獻演於這位皇帝陛下，那是巴洛克音樂在中國的首次演奏，當樂聲飄揚在整個紫禁城時，對持夷夏之別的人士來說，該是多麼駭人聽聞了。然而，在御座上的康熙卻聽得很在意，很入神，這自是他不小器、不狹隘、不封閉、不排除的精神狀態了。

國強，信心強，意氣風發；國弱，信心也就弱，談夷色變，這是必然的規律。現在常說的「漢唐氣象」，就是作為一個泱泱大國，應該具有的大氣度、大手筆、大胸懷，和大家風範；應該具有對於外來事物那不卑不亢的自信，以及接納和寬容。西漢張騫，出使西域，輾轉十數年之久，東漢班超，率三十六騎，打通絲綢之路。諸多帶「胡」字的，如胡椒、胡琴、胡葱、葫蘆、胡瓜、胡豆、胡桃、胡蘿蔔，乃至於菠菜、玉米、番茄、番石榴等等物品，都是他們引進中原，融入國人的日常生活，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到了唐代，絲路大開，開放格局，更為可觀。李白有一首《少年行》的詩，其中「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句，可知彼時的都城裡，還有西域女郎經營的酒吧呢！唐代的長安，比現在的西安，要大若干倍，為世界級大都會。中亞人、南亞人、波斯人、羅馬人、一賜樂業（即以色列）人，還有渡海而來的日本「遣唐使」，加在一起，要比現在北京城裡的外國人多得多。當時，國力之強大，人口之衆多，民生之富庶，經濟之發展，在世界範圍裡也是首屈一指的。由於國富民強，蒸蒸日上，無論對內對外，無論統治者還是百姓，都會表現出一種坦然的自信。

我始終弄不懂，偌大的故宮，竟容不下一家

咖啡店，那麼，英國的白金漢宮，會因為茶葉乃中華文明之一脈，而取消他們的下午茶麼？這種可笑的狹隘，使人不禁想到了康熙後代的後代，被列強的堅船利甲，洋槍火炮，嚇得魂不附體，六神無主。於是，精神上的忌畏退縮，行為上的閉關自守，思想上的防微杜漸，將洋人洋貨視作洪水猛獸，防範堵拒於國門之外，便成了他們的基本國策。清代末季的咸、同、道、光，更是江河日下，國勢衰頹，一個賽一個不成氣候。恐外排外，懼洋畏洋，躲之唯恐不及，再也找不到康熙大帝那份胸懷和器度了。

玄燁對西方世界固然不甚了解，但好學敏求，對於西人之代數幾何、天文曆法、輿地測量，都下功夫鑽研過的。有一次皇太后病了，中藥不見效，他敢悻祖宗的規矩，讓傳教士進宮為他老娘診病，毫無戒備防範之意，這種氣派，讓人佩服。

相比之下，清末那位名叫徐桐的大學士，就顯得滑稽可笑了。此人家住京師崇文門，也就是哈德門。往東走，為耶穌會教堂，經常有信徒禮拜，胸畫十字；往西走，為東交民巷，乃使館區，全是金髮碧眼的老外；往北走，悉皆做洋人生意的小店鋪，有點像秀水街，掛着琳琅滿目的洋貨，這都是他老人家慘不忍睹的。可他每天要上朝，因為他是老佛爺和保守頑固派的精神智囊，是那個不成器的大阿哥師傅，不能不恪盡厥職。於是，他讓他的轎伕，抬着他出門往南，繞紫市口，轉前門大街，經棋盤街，再拐進紫禁城去，成為京師一大笑話；但他，寧肯在轎子裡顯得老骨頭散架，也不變初衷地躲着鬼子走。

從夜來香的來歷，便覺得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是多麼高明的識見了。

童話生命的成長和責任：

《小王子》的啓示

□蔡東玲



《小王子》是法國作家安托萬·德·聖艾克絮佩里所寫的一部著名作品。這部中文版本連標點符號才約二萬六千字的小書，先後被翻譯成一百五十多種語言，全世界合共四百多個版本，自一九四六年發行以來，六十年內已售出八千萬本。單在中國，《小王子》就有近八十個版本，是迄今擁有最多譯本的一部外國文學作品。它是一本適合八歲至八十八歲的人閱讀的書籍。

《小王子》吸引各式各樣和不同年齡的讀者之處，在於它是一部哲學式的兒童文學作品，既擁有可親的童話元素，包括小王子、會說話的花和動物、太空旅程等等，又具有富啓發性的嚴肅哲學深意，揭開現代成人世界的醜陋和愚昧，並探討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不論成人或者兒童，都可以從書中閱讀出他們各自理解的意思，因此作品能夠在不同的讀者身上產生不同層面的共鳴。

小王子本來獨居於一個被人類稱為B612的小行星上。一天，一粒不知從哪裡來的種籽突然發芽，並開出了一朵玫瑰。這朵玫瑰一點也不好服侍，一會要小王子用涼水澆灌她，一會又要小王子給她拿屏風。口是心非的玫瑰令小王子不知所措，小王子只好趁着一群候鳥遷徙的機會跑出來，到訪別的星球。

這些星球上居住着一些反映人性中各種問題的個體；他們湊巧都是男性。這些個體包括一個善良卻自負的皇帝，認為各種自然行為都出自他的命令；一個愛慕虛榮的人，常常想受別人崇拜；一個靠不斷喝酒去忘卻自己因喝酒而羞愧的酒鬼；一個聲稱他是第一個點算星星的商人，為了變得富有，令他能夠購買新的星星而不斷去數星星；一個每分鐘重複點亮和熄滅街燈的點燈人；以及一個足不出戶、從不考察的地理學家，把考察的工作留給勘探者，卻又不相信他們所搜集的資料。

看着這種種行為，小王子覺得點燈人的工作是唯一有點意義的，因為「他是唯一不為自己而忙碌的人」，其他人則分別迷失在成人世界中自戀、驕傲、逃避、追名逐利和空想而不實踐等的負面思維裡。然而點燈人是一個沒有實際貢獻的工作者；他只是墮進了生活的漩渦中，重複着機械動作。

第七個，亦是小王子最後一個到訪的星球是地球。大開眼界的遭遇，使他更了解自己的生命，在童話世界中逐漸成長。他學習到很多成年人世界的現實：一條沙漠蛇告訴他「在人群中一樣孤獨」，跟在沙漠中並沒有兩樣；一朵沙漠花對他說「風吹着他們（人類）四處流浪，他們沒有根」；報道告訴他，旅客從一個地方趕往另一個地方，卻不知道自己在追尋什麼，只有小孩子才會有關心觀看車窗外的景物，探索這個世界。商人向小王子推銷止渴丸，解釋每周吞服一粒，就可節省五十三分鐘，但小王子說他會用這可以節省的五十三分鐘，悠悠地向泉水走去。生命是需要方向和趣味的，是需要被感覺和經歷的。生活總不能像機器一樣運作，但求功力效率。

小王子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旅程後，漸漸感到憂傷和孤獨。正如敘事者向小王子指出人類在地球上非常渺小，小王子明白自己及所居住的星球實在微不足道；就算是他那朵刺心的玫瑰，也不過是芸芸玫瑰中的其中一朵，沒有什麼獨特可言。在小王子心情最低落，慨嘆自己無法「成為一個偉大的王子」時，他遇見了一隻狐狸。

狐狸對小王子感嘆，「人類不再有朋友」，並且向他解釋「馴服」和「建立聯繫」的意義，這些就是足以令同伴變得獨特的因素。「正是你花在你的玫瑰上的時間讓你的玫瑰變得如此重要。……你現在要對你馴服過的一切負責到底，你要對你的玫瑰負責……」狐狸告訴小王子一個真正生活的「秘密」：「只有用心才能看清本質的東西，眼睛是看不見的。」小王子明白他的玫瑰之所以獨特，全因他為玫瑰所付出的關懷和照顧；他們馴服了對方，因此他覺得他應對玫瑰負責。這是一股發自內心的愛意、忠誠和責任感，一種完全的犧牲精神。童話小人物的自我發現和深化，讓他成為一個真正的「大人」。

敘事者告訴小王子，他們將有渴死沙漠的危險，小王子卻認為「就算快要死了，有過一個朋友也是好的。」到故事的尾聲，小王子儼然變成了一個小哲學家：「那些人，他們擠進快速列車，但他們卻不知道自己在尋找什麼。……你這裡的人，在一個花園就種植了五千朵玫瑰，他們卻無法從中找到自己所要尋找的東西……而他們要尋找的東西卻可以在一朵玫瑰花或一瓢水裡找到……眼睛是視而不見的，應該用心靈去尋找。」

一念之間，小王子決定在到訪地球一周年的那天，返回自己的星球，向他的玫瑰負責。他雖然害怕死亡，但決定請蛇來咬他，使他可以離開那「蛻去的老皮」、「那副沉重的軀殼」。他安慰敘事者，自己只是「樣子像是死了」，而永遠都會是敘事者的朋友。

小王子雖然本質上一向勤勞和負責任，然而最初亦選擇了逃離他所愛的那朵虛榮、難以服侍的玫瑰。他對玫瑰的愛意、承擔和關懷並非完全經得起考驗，而當他在地球遊歷之際看到一大個玫瑰園時，他迷失了；玫瑰在他心中的價值是什麼，他也弄不清楚。在這次星際旅程中，他遇見很多不同的成年人，在他們身上學會和反思了許多東西，孕育出智慧、友誼和分享，也找到一種對生命更深層意義的了解和體會。他有勇氣放棄生命去迎接全新的愛意；他認識了生命、友誼和人性的哲學。

這部樸素深刻的書提醒我們，小孩子也有很多東西值得大人學習：這個世界的路走錯了，因為當我們長大後，我們在慾望中跟孩童心靈的純真也離得越來越遠。在物質文明自以為進步的同時，人類更應該對心靈的依歸重新反省。然而童話世界，亦並非一種全然無憂無慮、脫離現實的快樂舒暢。沒有了關愛和承擔，人類的生命也失去根本的意義。小孩子還是需要長大的。童話世界，原就是成人世界中的心靈淨土，無待外求。

娃與其他一些真正的和初學的女詩人的抒情圈子很窄小。

它包括女詩人本人，一個頭戴禮帽或靴子上裝着馬刺的無名之輩，還必定有全無特徵的上帝。這是一個很方便、可隨身攜帶的第三者，受過完整的室內教育，是一位時時可以履行婦產科醫生職責的家庭友人。這個業已不年輕的友人，受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和其他人的委託，要做他們個人的、時常是很繁瑣的工作。他怎能抽出多餘的時間來主持世界的命運呢？——這簡直不可思議。」

作為一個著名的批評家，普寧刊文反駁托洛茨基，他稱安·阿赫瑪托娃是上一代最富獨創性的詩人。他清楚地意識到因艾亨鮑姆的著作而衍生的苦惱，他從中發現了無恥和蠻橫。無論如何，批判阿赫瑪托娃詩作的戰役開始了，通過一個最初不曾公開的非正式的共產黨的決議來禁止她的詩作。阿赫瑪托娃直到1927年才知道此事。儘管別的人正在躍躍欲試進行托洛茨基式的譴責，阿赫瑪托娃仍然為自己擁有廣泛的讀者群而高興，她獲得著名的布爾什維克亞歷山德拉·柯倫泰出乎意料之外的支持，後者聲稱阿赫瑪托娃的詩作反映出過渡時期女性的心靈，這個時代以人類心理、兩種文化殘酷的搏鬥造成的斷裂為標誌。



曾國藩拾遺

（台北）張 放

一位政治家的成就，從他身邊的幕僚，即可看出端倪。晚清時期，軍政權柄漸落漢人手中，若是曾國藩接過領導權，清王朝可能延續十年，即使武昌起義成功，國勢也不致四分五裂。因為袁賊世凱和曾氏實不能相比。曾國藩的湘軍攻下南京，太平天國覆亡，他是應該趁勢扛起建國任務的。這真是歷史的遺憾。

曾國藩幕府人才輩出，這是近代史上難以抗衡的史實。李鴻章、李瀚章兄弟官至總督，郭嵩燾曾任英國欽差大臣，李元度位至布政使，陳士杰作過巡撫。學者吳敏樹、吳汝綸，詩人莫友芝、鄧瀾之都曾在曾國藩幕府待過。人才之盛是清朝各封疆大吏難以比擬的。

曾國藩對於人才的看法，有「觀人口訣」。這是通過他的待人實踐得來的。口訣是：「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氣概，富貴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風波看腳眼，若要看得理，全在語言中。」

曾氏是一位目光如炬的政治家，他看人一是準確，二是傳神。他曾說過，「李少荃（鴻章）拚命書（樾）拚命著書」，就是非常中肯、準確的評語。他從不說大話，不談過高道理，因此他的家書則是質樸而懇切的語錄。曾國藩與弟書信中說過：「天破了自有女媧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弟只安心自管功課而已，何必問其他哉！」

曾國藩的不少諺錄，皆被後人作為格言看待。他領導湘軍訓練、作戰，曾說過「帶兵如父兄之帶子弟」，蔡銘深受感動，認為這句話「則古今帶兵格言，千言萬語皆可付之一炬。」

曾氏曾告誡家人做學問要「專精」，引用了諺語「藝多不養身」，這是不少人忽略的座右銘。台灣有些詩人開書畫展，一位政府官員為了顯示藝術才華，還客串演出話劇，讓人啼笑皆非。因為她不會演戲，毫無舞台經驗，才作出丟人現臉的事。

我通讀了曾國藩的日記、家書、詩文，看出他仍擺脫不了封建制度下的意識形態。曾氏常覺自己命運不濟，發出牢騷。晚年，他對郭嵩燾、吳敏樹說：「身後碑銘，屬之兩君。惟銘文中請必敘入『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四語。」

曾氏對於他的幾個女婿，皆不中意，也歸咎運氣不好。長女嫁給袁楹生，此人放蕩荒唐，在南京強封民宅娼寮，還帶人砸保甲局。曾吞鴉片自盡，獲救不死。三女嫁給羅允吉，羅因不滿同族有人娶難婦，強將難婦押進總督署，搞得烏煙瘴氣，把曾國藩氣得要死。他的四女嫁給郭嵩燾的公子永依，應是門當戶對佳選，可惜郭永依英年早逝，這都是曾國藩自嘆「坦運」不佳的遺憾。

曾國藩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人，堪稱文武全才，筆者少年到過他的故鄉湖南湘鄉，引為幸事。曾氏在兩江總督任內，平定太平天國，為恢復南京繁華，親偕賞從到秦淮河乘畫舫夜遊，綵燈明亮如晝。他見過一位名叫春燕的美妓，驚鴻一瞥，不久春燕病逝。曾氏以輓聯悼之。上下聯末句分嵌「春燕」二字，成為一樁秘事。後經《晚晴樓聯話》揭開此聯秘辛的。聯云：

未免有情，憶綠絲燈紅，一別竟傷春去也；
誰能遣此，恨樛根泥落，幾時重見燕歸來。

尋夢園

——題黃少蘭的同名攝影作品

□文 榕

夢的色彩總是出其不意 襲來溫熱的橙黃翠綠 天風掃過鮮活水面 鄉愁是一抹淡淡思念	人在旅程心緒飄揚 映照出季節的鼓舞歡暢 何處由來歸於何處 它悄悄化作故土
駱駝因循遠方的跋涉 牽引尋夢的赤子心 山巒激情沉穩地呼喚 生長喬木芬芳的顏容	山後的青山漸漸隱沒 塵世家園燦然眩目 依依往事匯入自然 當下的佇足天遠地闊

清晨黃昏若有詩篇 灑上微紅的相思語言 歌聲消隱在山之背後 沉澱下最初的馥郁甘甜	18/05/2009 註：黃少蘭，香港著名 攝影家
--	---------------------------------

不忠

（英）伊·范斯坦 俞士忱譯

隨著與普寧戀情的發展，阿赫瑪托娃看來已達到其文學成就的高峰。她在1917年因出版《白色的群鳥》而掙到一大筆錢。她從中分了一些錢給母親和兒子。為照顧母親的面子，她佯稱這些錢是媽媽作為父親的遺孀有權收受的年金，儘管這筆年金早已停發。可悲的是，這個小花招反而讓她母親抱怨，安娜不是定期送來這筆錢，有時甚至責備她不恤孤老。阿赫瑪托娃不會把真實情況和盤托出，而僅僅嚥下這些不公平的責難。這就是涅多布洛沃所說的「鋼鐵」。阿赫瑪托娃仍然非常熱愛母親，常常去訪問她，在以後幾年裡，盡自己所能地從經濟上去接濟她。

儘管《白色的群鳥》一紙風行，但仍有許多跡象顯示新政權對她的詩不抱好感。她的另一本詩集《Anno Domini MCMXX》（1922），收錄了大量描述她在1921年生活的詩作；不錯，大部分的新作是寫於1921

年，這是阿赫瑪托娃詩作的多產年份。1922年，批評家鮑里斯·艾亨鮑姆在一本關於現代詩歌的集子裡，對阿赫瑪托娃的詩作大加揄揚，並創造了一個以後斯大林主義者用以攻訐她的句子：「用自己的雙重性（更準確些說——矛盾性）組成的難以置信的女主人公的形象業已成形——不知是帶着狂熱情慾的『蕩婦』，還是到處行乞的女修士，她可以求得上帝的寬恕。」

黨非難的徵象很快就變得更嚴重。1923年，米哈依爾·庫茲明，他曾為阿赫瑪托娃的詩集寫過序，「浪蕩菊」時代的朋友和伙伴，說她眼下惟一的意義是作為遺孀。其他人，包括列·列列維奇，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論述她，強調她的貴族血統。列夫·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有兩章刊登在1922年9月和10月的《真理報》上，帶着不祥的譴責把她、茨維塔耶娃和其他詩人作了分類：「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拉德洛

普寧在日記中記錄了阿赫瑪托娃在社會中經常面對的困境。經塔特林邀請，虛張聲勢的的藝術家普寧提議，他和阿赫瑪托娃應邀參加塔特林的展覽會，但在這之後，他們才發現塔特林也邀請了普寧的妻子。儘管不曾釀成公開的反臉事件，安娜，阿連斯以後仍指責普寧隱瞞他與阿赫瑪托娃會面的性質。普寧描繪了阿連斯的眼淚和啜泣，以及她譴責自己的卑鄙行為的方式：「在這兒開始了含着眼淚和痛苦的沒完沒了的爭論——加利婭譴責我的卑鄙行為。按她的意見，卑鄙在我對她、加利婭不能保持任何的、甚至是普通人的關係（她可以像這樣說，我與安娜的全部關係因把加利婭留在家中和愛護她的自尊心的希望而被破壞殆盡）。」

普寧不僅僅精明，而且能寫一手好文章。阿赫瑪托娃問他究竟喜歡不喜歡自己來看他，他迂腐地答道：「當然。」在日記中他作了如下思考：

我不高興，卻感到幸福，是白色的滿盈的幸福，一切變得寧靜和純潔，有如白雪……在我的宅子裡——花園的樹正對着窗子——從窗子可以望見雪中的枝椏。安娜來了，她充滿了房間，這彷彿是：冬天跑到我這兒作客來了，只有着暖意。我們在喝咖啡，我很少說話。

六，《阿赫瑪托娃傳》第七章